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一四

高雲堂文集十六卷 釋曉青撰

一

魏季子文集十六卷 魏禮撰

一三一

石堂集十卷附石堂近稿一卷金臺隨筆一卷 釋元玉撰

五七一

僧鑒禪師著

高雲堂文集

華山藏板

御製詩

欲遊華山未往

欲向青山澗壑行春

雲又變曉陰輕勾陳

不遣驚禪定恐礙林

間碧草生

清代詩文集彙編

高雲堂文集總目

卷一

序

卷二

序

卷三

題跋

記

卷四

記

卷五

高雲堂文集總目

文

塔銘

卷六

銘

贊

卷七

疏

卷八

表

啓

卷九

書

卷十

書

卷十一

書

卷十二

書

卷十三

書

卷十四

書

高雲堂文集總目

卷十五

書

卷十六

書

門人震濟編校

高雲堂文集總目 終



華山釋曉青著

門人震道等編

序

道吾無盡禪師語錄序

三峰老人苦心百戰。血護綱宗。臨濟之道賴以振起。然其平居敬嚴法脉。肯可不輕。一用從上印紋為信符。南山律學為成範。苟或履行之步偏邪。識見之陷卑陋。雖長年景附。曲意趨承。未嘗首為豎點。故二十年以鐵爐步陶鑄聖凡。得其全者僅十有三人。白雲祭和尚乃其一也。白雲氣吞祖佛。下視諸方。遇衲子悠悠道塗者。痛

高雲堂文集卷一

一

詆呵之。是以叢林有傲岬之目。若夫挺逐不去。而卒得其道。有如道吾無盡禪師者。為不可幾也。師侍白雲最久。泯泯與眾作息。奮鍾之外。一無顧問。暇則晏息空巖。跏趺面壁而已。一日雲忽謂師曰。老老大大。何不定個住處。師唱喏便行。遂抵湖南道吾。神龍讓席以居之。木食澗飲。歷數寒暑。不惟自能息念營求。超然塵土。蓋世之人亦忘之也。久矣。迨香風遠播。學侶追崇。示眾拈提。皆稱本色。其錄中有云。道吾不比諸方。纔有一知半解。便於紙墨堆上。學些奇言利語。以當胸襟中事。我這裏一把鉏。三條篲。日久歲深。筋骨骨壯。令你穩穩實實。無少虛假便休。世出世間法。吾總不曾理會得。可謂痕無

刀斧。禪詣實頭。豈近世狂徒所能企及。故其臨生死去。畱之際。如賈胡傳舍。掉臂即行。不復知有纖毫繫戀耳。門人傳持。抱其語來靈巖。求正方丈老師。老師命余序而刻之。以示夫白雲之有後。而未嘗遂絕也。

鏡人師和蜜峰頌序

頌者。訟也。訟有曲直。聽訟吾由人也。欲得言語道斷。必也使無訟乎。然言乃心聲。不平則鳴。吾將大畏民志。庶幾心行處滅。心行處滅。則不行心路。不行心路。則心平。心平則無訟。無訟則怒罵笑嘻。皆成哆和之音。如空谷音。如風搏浪。如葉落聲。如擊竹響。如塔鈴語。有情皆化為無情。雖終日激揚鏗鏘。可以無訟。雖終日訟。可使心

高雲堂文集卷一

二

平。以無心行處。故不起心行。則言無跡。言無跡。則無把捉。無把捉。則滿紙豈由言也哉。古人云。一等是個毒氣。此毒發時。則盡大地無針鋒許空缺。從上言句。往往醍醐毒藥。一道而行。倘未能透脫。不免尋香弄影。鑽他故紙。忽然轉過身來。世界十分寬闊。從前礙塞。信被眼瞞。鏡兄發此毒于筆尖頭上。字字皆堪拔人見刺。確菴不妨以毒攻毒。知是工夫釀成。是乘機追得。醍醐毒藥。具眼者辨。

法昌和尚語錄序

臨濟雲門之道。若日月麗天。並行不悖。歷百千禩。而莫敢議其後者。蓋繇二祖之立法嚴正。擊去疵穢。引人至

于廣大精微之域。拈花一枝。賴以傳久。宋世江西禪窟之盛。兩家兒孫為尤。在臨濟則有黃龍之南。楊岐之會。晦堂真淨。覺範。死心。靈源。兜率。諸老。在雲門則有洞山之聰。蓮峰之祥。雲居元棲。賢舜。泐潭。澄法。昌遇。輩。皆以千古人傑。而稱一時法將。縱橫辨博。衛教扶宗。個儻規模。祛邪折異。膺鳳詔。而說法形庭。踞猊牀。而應緣丹嶂。莫不人天欽仰。風雲景從。昔賢有儒門澹泊。收歸釋氏之歎。是獨知其器之偉。而未明其道之高也。若夫遇公之單丁住院。搥鼓為十六應真。提唱偈師之道。視聚石為徒。談涅槃佛性者。精彩百倍。雖經如許歲月。其凜然不可干犯之氣。類象王之雄猛。師子之威猱。狐狼豕干。

高雲堂文集卷一

三

能不為之銷聲。而屏跡乎。豈似今之尸位叢林。無建立。氣絲未斷。早已淹淹如泉下人者。可同年語哉。法昌在分寧千巖萬壑中。袖子非忘身為法者不至。廢與之端。不及備考。明季今黃龍鑑禪師。重拓其地。蔚為禪林。近延我石兄和尚。為說法主。一陞座間。眾皆頻首。近者悅。遠者來。僉曰。此大爐鞴之所從出也。大醫王之所親授也。瘡病須求妙藥。銷頑必藉金錘。吾輩投身恐後。何敢憚其治之赤熱。而畏其鉗之惡辣乎。于是室籌常滿。牀第為折。兄且夕勤斂。拄杖頭未肯輕易放過。住幾年。語錄盈帙。辭句義理。總不一踐時流。脚踏。剝絕意根。利如刀鋸。無論後學初機。卒難湊泊。即老師宿學。莫不

嗟乎其後。識者謂兄雖燈嗣臨濟。而法善雲門。甚得夫靈巖血脉者也。以此則居過祖之室。無媿過祖。踵黃龍之席。不讓黃龍。可以藉手報所知矣。兄婁東人。記荊子退翁老人。與予有同門之誼。故不辭衰眊。而為之序。與今黃龍鑑禪師。則俱稱三峰後人云。

崇行錄序

崇行錄者。我同門南源和尚晟兄之所緝也。和尚世居崇川。少游黌校。有聲。一旦裂縫掖。着袈裟。預退翁老師之籌室。得佩印記。開堂語句。傳誦諸方。言行相符。乘戒俱急。非夫晚近所稱知識者流也。未脫白時。以孔孟疑義。徧質海內諸先輩。而于錫山馬文忠公。猶稱得力焉。

高雲堂文集卷一

四

常以天下為己任。素志不在溫飽。一言可否。鄉黨倚為重輕。又喜與人排難解紛。若魯連先生之在東海。無異也。及厭世故。棄妻孥出家。絕口不談俗事。望之儼然如岳斯峙。而遇人甚厚。約已甚嚴。非聖賢之書不觀。非聖賢之語不道。得古人片紙隻詞。有裨法化者。雖祁寒溽暑。必手自抄錄。歲月浸久。集以成帙。自題曰宗門崇行錄。俾予一言弁其首。噫。南源之緝是書也。蓋深悲夫去聖時遙。人心雕偽。苟非揭古先聖賢之芳軌。誌行。昭示來茲。則後之學者。將單事空言。以為誼實。日趨於下。莫知所底。致返本還源之學。至不可復問。此真慧命攸關。主持斯道者。所宜力為救輓。而日夕遑遑者也。言過其

行君子所恥道與德備方名至人未有明般若而貪嗔癡慢者未有明般若而奸邪險佞者未有明般若而賊害紛綸者未有明般若而是非倒置者間有其人則是波旬儔侶而冒法王苗裔耳非真如來種草也故源清者流必潔影直者形必端吾願讀是編者仰體著述之懷因古人之言而得古人之意驗古人之跡而獲古人之心視千秋之勝蹟如同身履領從上之玄誨不殊面承步趨聖賢之步趨言行佛祖之言行無使彼儒家者流藉口佛氏之徒棄綱常倫理不顧指為名教之罪人要必令人覩威儀進止輒驚歎曰三代禮樂盡在於是儒門澹薄收歸釋氏則南源之功庶不沒矣

高雲堂文集卷一

五

靈巖同戒錄序

南岳老人返靈巖之明年開甘露門示金剛戒一時英雋空集頗稱法門盛事見聞獲益者有三代禮樂盡歸釋氏之歎諸子刻同戒錄成老人命題數語于前以與其進青不敢辭乃顧謂諸子曰如來滅度之後波羅提木叉是汝等大師此娑羅雙樹間最後教誡也一應尊重弟子雖兩地懸殊歷世曠遠讀其語凜然不敢違犯依此得出家依此得制止俾魔外不敢肆行正法因之久住皆是毘尼力用故知持戒比丘即是護法菩薩一切諸三昧海悉皆從流出豈僅攝身口意防非止惡也哉古來諸大沙門如百丈臨濟輩無不三學該練然必

首事毘尼譬之適萬里者於於初步而欲詣諸佛境界者必全資於戒足若謂別有捷徑橫趨固意高遠斯實狂愚非如來種今策名斯牒者必無如是見解應知戒體無作從本圓淨祇因凡夫不了自心無明忽起遂為貪水沉溺瞋火焚燒毒霧癡雲羅籠蓋覆輒自指東作西惑南為北種種顛倒分別妄生日與此道背馳遺失原清淨體先聖哀之設大方便直示戒定周行高懸般若神照廓彼重昏復還故有即當人白四羯磨言下所發之潔淨心也苟能從始至終保持覆護勿令污染勿令觸犯方是孝順至道之法方是能持淨戒行人有謂體性如空持者迷倒臨壇掩耳而出反得妙戒圓成似則也似是即未是以說到者與行到者有大徑庭也然則和尚闍黎同學等是紙上虛名諸子當循名以求實勿棄實以徇名庶幾達遵佛勅近報師恩甚之厚者業必崇余於諸子有深望焉

高雲堂文集卷一

六

雲棲自知錄序

經云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心能為天堂心能為地獄升沉之源不越方寸捨此而別求解脫法門何異鑿空覓路縱經塵劫吾知其不能進步于太虛也故大覺聖人誨勵其徒曰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佛既尚然生何不爾一切善善惡惡總謂之業一槩苦苦樂樂總謂之報所受之業報雖有差別而所作善惡之心實未嘗有

差別也。就此無差別之心。試一檢點。上而佛祖聖賢。下而蜎飛蠕動。有以異乎。無以異也。但吾人能善用之日。行其所無事。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慥慥篤實而行之。無往而不游刃恢恢。何啻十九年若新發于硎哉。為佛祖為聖賢為仁為智。不過隨順天理。未嘗造次顛沛。離自本心。違自本性也。為下愚為不肖為鬼為蜮為禽獸為異類。亦不過滅絕天理。喪自本心。失自本性也。升則順天理之正。非有人引之而高超。沉則違天理之常。非有人擠之而下墜。故吾教曰。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道則曰禍福無門。唯人自招。儒則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三教聖人。垂範則異。旨趣則同。

高學堂文集卷一

七

而已。昔有人問古德佛法大意。古德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答之。人猶以未盡佛意為言。古德曰。無以語淺而忽諸也。此兩言者。三歲孩子也。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吾大雄氏子弟。但貴能行。不貴能說。說而不行。猶說食也。龍肝鳳髓。詎能厭飫饑腸。簞食豆羹。便足充沃枵腹。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願無外家庭日用。別問修行。果能敬老慈幼。愛眾親仁。孝友謙恭。忠恕節儉。奉行雲棲之兩篇。謹志了凡之四訓。日就月將。久而純熟。則聖凡愚智善惡。言乎。虞山以介沈君重鐫是編。公諸同好。期力行之。是不徒欲博善人之名也。余故不惜發其自知之義如此。

輪菴和尚語錄序

三峰師翁。憂宗旨墜沒。汲汲皇皇。求人是務。晚得我先師退翁老人。喜臨濟之道。有繼而起也。特授以真子之印。師翁當日之心。眼何如哉。先師志在荷擔。不攝餘蹤。四十年主張宗門。單提個事。吳山越水。楚兩湘烟。法化宣流。分燈照世者。遠近莫能籌數。而越州管內。未聞有領院開堂者。有之。自今日輪菴和尚始。和尚奕葉冠裳。為吳中望族。家擅春秋之學。視紆金佩玉。猶俯而拾芥也。然性雄邁。不甘塵網。冠歲即以儒者服。見先師于靈巖草堂。隨眾參請。如老頭陀。椎拂之下。頓發鋌露。激揚酬對。頗著英聲。同事數輩。無不斂衽却步。莫敢當其鋒。

高學堂文集卷一

八

銳。即宿師碩衲。咸敬畏之。僉曰。此子選佛。定得甲科。時余方典內記。其問答機語。具載靈巖前錄。所稱亮一居士者。是也。祿養未終。南走百粵。西歷三秦。投筆彎弓。垂鞭立馬。有飛揚萬里之志。一日從賀蘭山下。校獵還營。雪帳凝寒。篝燈獨坐。忽然打失鼻孔。微見先師用處。起而東向作禮曰。千里同堂。信不誣也。誰謂祖師面目。有關河之隔哉。先師聞而軒渠。授之以履。囑曰。子但實踐。將去。自然得真受用。今果然矣。適寄一編來。蓮峰閱之。為能仁一期提唱語。且屬余序而傳之。自顧拙訥。寢筆棲牘者久矣。安能搜索枯腸。發言表信于世。乃就夙昔所見聞者。著諸編首。俾當世具參學眼者。讀其書。因知

其爲人早從先師爐鞴中烹煨過來。壯時窟垢先除。老至精光益發。超三種滲漏。備四等悉檀。直提提持。義不沉于雲霧。當陽揭露。句直脫于雕鏤。無一定之楷模。有天然之文彩。所謂遵大塗而命駕。引人同出于天衢。縱橫進退。綽有餘地。豈近世之熟爛陳酸。令人嘔噦。聾牙詰曲。不能句讀者。可同年語哉。挈宗說之綱領。握闔關之樞機。內建不拔之真宗。仰續無窮之遺緒。正法門之不正。回學者之難回。力挽頽波。心期古道。不因時之好惡而變其說。是足以報先師矣。先師平居救世之慈腸。識人之慧眼。不于是而更見乎。

補菴和尚源流頌序

高雲堂文集卷一

九

龍猛尊者曰。般若如火火聚。四面不可入。又曰。般若如清涼池。四面皆可入。四面不可入。則彌滿清淨中。不容他一切聖凡。無由湊泊。四面皆可入。則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乃至地水火風空見識等。皆如來藏。苟能面皮翻轉。深入一門。則頭頭活路。處處生機。或因毒刺以遺身。或藉香煙而得體。或化淫心爲智火。或融愛水爲禪波。寧非反常合道。遡流窮源。內脫身心。外遺世界者乎。故淨名曰。欲識諸佛性。當于衆生心中求。衆生心行流也。諸佛之性源也。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源流頌之藁本也。我汾陽祖。妙得真傳。有時開爲十智。人不厭其繁。有時闡爲三玄。人不病其少。心性無染。得意忘

言。此真自我作古。不違從上善源流頌之第一人。也。叢林後起之士。不達先聖真旨。彼步亦步。彼趨亦趨。畫一而歌。會同而語。求毫髮許之不類。不可得也。悻悻然以語人曰。此足跨美當世。追媲前賢矣。殊不知趙昌之花。非真花也。葉公之龍。非真龍也。冀其奪彩上林。奮威層漢。詎可得乎。此真滯流而味源者也。或謂源異乎流。未免高推聖境。或謂流即是源。又成偏重。已靈。茫趨兩頭。不入祖室。補兄悲之。別出心手。一掃從前塗轍。庶幾垂範千秋。讀其語。因達其意。始知字字句句。皆合真源。幸勿隨文轉流。漂墮詞江墨海間也。

高菴和尚頌古革轍序

高雲堂文集卷一

十

靈巖風規。萬仞壁立。繞路說禪者。多致望崖却步。尚不得其門而入。何況升堂躋奧。與從上法印。印印相符。邪惕方子兄。天性會禪。不繇人授。垂髫之年。氣如樊將。一踏鴻門。兩扇開。已足封侯。禪苑稱壯士于叢林矣。頌古革轍一編。深善雪竇雄機。能續楊岐正統。老師宿學。往往不識其命名之意。余謂不死繩墨。特發新機。着着超情。滿盤靈活者。革也。縱橫十字。總在殼中。不待閉門而造出門。而合者。轍也。讀者幸勿味良工苦心。當深研而自得之。則庶幾于革轍二門。一椎兩當。不違從上自我作古。孰敢與比衡哉。

圓教和尚語錄序

有解無行謂之狂。有行無解謂之愚。惟愚與狂皆不能仰副長者。深求擔荷從上家業。領受教敕。轉相傳化。稱無上覺王。妙堪遺囑之真子也。達磨大師遙觀震旦有大乘氣象。逾海越漠。冒險而至。是謂東土禪祖。嘗曰。我此法門。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嗣其後者。惟可師一人耳。覓心不得。便與安心。三拜忘言。謂真得髓。餘子紛紛。僅沾皮骨。不足多也。已而有問。則曰。心如牆壁。可以入道。又曰。行解相應。名之曰祖。是知解者行之微。行者解之著。如目足雙資。乃能致遠。理事兼到。方許歸宗。解無行而謂之狂。是明辨而不能篤行。夸辭尚口。枵然自充。何如行取說不得底。使無足人之能踐履乎。有

高雲堂文集卷一

十一

行無解謂之愚。是篤行而不能明辨。執一無權。頑然自信。何如說取行不得底。使無舌人之能解語乎。能使無舌人語。則語語超情。雖言滿天下而無過。以語中無語故也。能使無足人踐履。則行行絕跡。雖行徧天下而無惡。以行中無行故也。雖然。此是過量境界。非小根劣器所能仰構。又不若行取所說。說取所行。行則如其所說。使人可則。說則如其所行。使人可法。有如今日解兄和尚者乎。和尚本吳人。吳之風氣。漸染奢侈。好軟暖。自便北地苦寒。尚朴率。故南方學者。頗不利于此。近有豔慕長安富盛。束苙躡屨。愛踏軟紅塵者。日紛紜于道路。圓教法席。冠于京國。和尚一以真實待人。平等處眾。不

營求。不蓄積。住則孤鶴冷翹松頂。去則片雲忽過人間。三十年來。未嘗少變。其退海會也。絕類瑯琊訪范希文故事。罄衣鉢所存。令知事人密計在城菴院。隨其眾之多寡。而為盈縮。節度表散。無不沾溉。常住錢穀。纖悉記注。事無大小。處置得宜。畀執司典守。以俾後之來者。已則杖笠翛然。信緣而往。閒如出岫之雲。令人徒仰其高。而莫能企及也。故所過之處。花香夾道。頂禮瞻敬。希有如一佛出世。盤山之道尊。而有光和尚之力居多焉。其住圓教也。玉公大人問道請法者。日益盛。和尚一以冲懷淡漠。謙抑自持。左右執侍。未嘗見其驕倨之容。矜莊之色。慈風扇物。真氣薰人。暴者化而為和。急者化而為

高雲堂文集卷一

十二

奮。革弊鼎新。功業甚偉。紅樓紺殿。輪奐莊嚴。皆聽緣成辦。非矯強奔競者。可同日而語。門人哀錄海會圓教二會之語成帙。將授之梓。以廣法施。不達千里。問序于余。余固未識和尚。而和尚受業孫服菴膺子。蓋從學于余。卓然能立。而不墜其家聲者也。故得和尚素履甚悉。每念道無古今。而人有古今。道無南北。而人有南北。置南人于北人之內。吾未見其勝也。求古人于今人之中。和尚殆無忝焉。非所謂行解相應。超然狂愚之外者邪。或謂宗門不貴行履。但貴眼正。若屑屑于日用細微。是納滄海于蹄涔矣。吁。是何言之陋哉。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我大覺聖人。所以勗後昆。繼先佛也。有不矜細微。而能

致遠大者乎。即其微細觀之。已足達勝諸方。藥在禪。救愚執。引入佛正知見。且于進退之際。大節凜然。和尚其真末世之橋船也。能法乎其行者。可以讀斯錄矣。是爲序。

笠菴遺稿序

嵩少之學。不可以文字求。不可以狀貌取情。枯智竭始。與理冥冥。極神融方。與道合若。徒尋繹于言跡之間。豈能深得夫大同之旨哉。然自可師立雪。盧老傳衣。凡震且之稱。上器莫不。心心相印。法法同符。無言而覲。露機鋒有語而全超。文彩山鳴。谷響善應。多方雲卷。霞舒變化。叵測視其有相。而皆異緇。素分明觀其無相。而固同。

高雲堂文集卷一

三

聖凡交徹。故學爲佛祖之士。寧就異而獲同。毋掩同而逐異。苟或少存分別。執吝則雖位鄰。極聖力窮。離意之人。智冠群賢。技喪散花之女。良不誣也。笠菴述公。以獨拔之姿。徧參名宿。而猶得力于靈巖。晚居西翠。與藏道者唱酬。激揚聲振。叢席惜乎天不假年。未申厥志。今讀其遺言。洵非無得。而能然也。宜版行之。用公同好。

心經句義詮序

古德云。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到這裏。無論世間文字。法師無從置喙。即三世諸佛。亦當口掛壁上。苟非親到。一回則跬步之間。皆成礙塞。爭敢于太虛空裏。闊行大步。如明珠走盤。

縱橫無滯。水銀落地。點滴皆圓。如我大圓居士者哉。蓋甚深般若。貴行而不貴說。大士正當以始覺之智。默契本覺。行超解絕。于中不分。能證所證。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雖欲舉似于人。卒難尋覓。文字乎。觀照乎。實相乎。吾不得而知也。居士度生。心切不得已。略露目前。些子使人于日用威儀。進止之間。自得無言之旨。則色心不待空而自空。苦厄不求度。而自度。光境全銷。根塵迴脫。如兩鏡對懸。無纖毫影像。可得不知何者。爲蘊何者。爲入何者。爲處何者。爲界何者。爲智何者。爲得有一于此。即成鏡裏之塵。不辨指端之月。以其猶有所待也。因知一花拈起。文彩已彰。則無俟名句標題。觸目皆爲了義。斯

高雲堂文集卷一

古

則文字般若之大較也。淨名又云。無離文字。而說解脫。故德山行棒。臨濟用喝。雪峰輟毬。趙州指柏。皆于文彩縱橫處。指出離相。離名之一實。相使人向石火電光。快著隻眼。而爲般若之觀照。是三即一。皆爲空名。而無實有。又豈非斯經之終歸。無得者乎。余于教乘。無所窺乃率其胸臆。妄談若云。般若初未嘗說一字也。

潭州雲蓋楚奕豫和尚語錄序

佛祖出興于世。譬如大雲徧覆國土。其澤等靈。初無分別。三草二木。隨根蒙潤。大者得其大小。小者得其小。莫不忻忻向榮。亭亭垂蔭。棟榱椽桷。材質或殊。執不曰吾承天澤之分。各獲其全也。耶。逮工師輪斲。而用之。引繩牽

墨審矩畫度大者終為棟樑小者卒就椽楠苟無廢棄斯亦匠石之苦心也已彼其欲致怨于天人之際可乎靈巖門風既高且廣衲子非人類精奇者無從置喙唾

足余以衰弊廁群賢之後雖法雨露濡如枯枝巧幹不復萌孽若今雲蓋豫禪師者其猶黃檗山中之大樹乎師生于岷蜀少有大志不肯以教網自羅擔鉢囊走五千里參訪初為安隱忍和尚弟子忍歿懷香入夫椒謁老人于藏雲室中許就近列歷寒暑二十週始蒙記蒞辭去菴于楚黃之芙蓉山茹茨石室僅蔽風雨行人數輩作食相均師皆先之勞之五年之內叢林所宜有者畢具稽古僧史類善公之住荆南福昌也又二年始還

高雲堂文集卷一

五

雲蓋道大益振緇素聞而手額僉曰古佛也趨歸恐後師器度凝遠不妄言笑端坐一室復類汾陽靈巖之道盛行湘漢德山雲蓋甘露雙垂然師皆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是足貴耳不見而章真明內發真明內發不為一物所蔽故字字句句若十日之並麗中天不動而變真化內敷真化內敷不為一法所拘故根根塵塵如片月之隨分萬壑無為而成則妙體內融神用斯應無異乎時雨之滋群苗春風之扇衆卉遂其生成而莫窮其德樂其化育而莫致其私易荆榛而煥實坊走龍象而提祖令法語焯焯有以也夫譬如水之無源其流不長木之無根其枝不茂若師者根深源遠固當愈

晦而愈光彌久而彌昌惜余衰暮不能躬到堂前以觀蹴踏近讀茲錄已知克任棟梁于法苑不徒指目樞梓于靈山也故樂為之序

法孫聖藥道立募刻

高雲堂文集卷一終

高雲堂文集卷一

六

華山釋曉青著

門人 震興 震源 等編

序

尚直尚理編序

孔子闢異端釋迦亦闢異端何謂異端同於古聖人之道謂之同異於古聖人之道謂之異同於百姓日用謂之同異於百姓日用謂之異同於千萬世下謂之異同於千萬世下謂之同異於千萬世下謂之異異端者外道是也今儒衣冠而指釋迦為異端者非也清涼讀易而疑易為外道宋歐陽氏讀易而疑易傳為非聖清涼讀易而疑易者謂太極

高雲堂文集卷二

為無因此非古聖人之易為外道而實秦漢已後儒林易說之入於外道者也清涼之言出於大公無我絕非黨同伐異之見者也歐陽氏讀易而疑易傳者謂繫辭有死生鬼神之說近於佛教而決欲去之此不知六經皆歷言死生鬼神而歐陽氏之論特膠其已見之私絕非五帝三王之大道也故明於立言之公私同異則可定西天東土之衡也已秦漢已後震旦有合於古聖人之道者三大儒一隋之文中子文中子知佛為聖人者也一宋之周濂溪周濂溪知無極而太極者也一明之王陽明陽明子知真知無二之體者也此其立言皆無私而公皆無異而同而世多習熟於朱晦菴之議論乃

繆以東西兩聖人為敵國而為之旗幟而為之戈甲銷

人智慧投珠泥塗可為流涕者此也原夫朱子之執心豈不以釋氏外儀其多異於震旦之聖教者歟六十年前都門講學有問於吉水鄒先生元標者曰釋子是異端無父無君否鄒先生曰看世間不忠不孝之人何嘗盡是緇衣削髮但自點勘所謂異端之情無父無君之實者此正論也我寶雲月函潛兄每言此土第一諦信釋迦文佛之人是孔子春秋一書都為眾先生先導迷雲推之策數無不合其言大奇潛兄又言昔人以佛教當四時之冬者非也為一期應變之言則得若論佛法是春而非冬何以故佛法即是乾元冬不可以為元也易

高雲堂文集卷二

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吾釋迦氏之道以之前三年子與潛兄相見於舟中展尚直尚理編舊本慨然古人之著述飄如斷雲不重披露顯布之後將無聞今年春晤於堯峰山麓予決意刻此書而潛兄為序予亦序之

洞宗世次疑問序

十年前先師作南岳單傳表我寶雲月兄實佐其成先師返吳山後一年戊申月兄復從文苑英華中表出魏州興化獎和尚塔碑作者為公乘億月兄作興化塔碑左記及正訛記一洗傳燈會元諸書紛錯傳妄之弊此二段事兄大補於法門者也又十年兄有洞宗世次疑問之作兄於法門之憂深矣夫言有非得已而已者非

憂法門者也有得已而不已者非憂法門者也如兄深憂法門而不得不疑疑而不得不問不得已而不已其一種篤實切至之心佛祖鑒之天下後世鑒之往余與月兄和尚偶論及古今法門之盛衰典籍之同異兄言先秦古書出於西漢已後者真贋雜置而唐已來赫然負大名稱如文中子其所著書爲其門人愛重之過雕繪憑假而遂使後世有若滅若沒之疑張子韶文集亦傷於裁削其入道明之語爲曲護儒門者力去其體要而存其膚故載籍難得其真而考古必原其本且五燈之不盡見於世久矣即如景德傳燈與會元諸本互有離合不能不讀而憂深也余因語月兄夫法門江湖

高雲堂文集卷二

三

日下莫患於置身法門而不能以法門爲憂喜兄此等言論可謂真憂丙歲風雪之辰得月兄手書言近禪林著書紛紛然聞見益異文獻之徵莫急於南宋已來諸名賢集之深隱者與宋元語錄蛛絲蠹篆未顯行於世者其間儘有可標準者可反覆證者不可不留意後連得兄書而復寄示非權一篇曰天下之言春秋者尚權也原春秋之旨則聖人所最患於立其言以是非天下者有是非天下之權而不得其立言之要者也春秋者萬古之春秋也萬古之春秋在萬古之人心聖人不得而作亦聖人不得而滅又得兄與南源雍兄書彙謂古之著書有二要一在是非之無我一在筆墨之無權讀而

知其憂轉深也今年首春始見兄疑問合兄前後之言旨反復兄此一書而歎兄立言之不易也月兄嘗欲集僧寶獻徵僧寶獻徵翼二書而未就每言史之闕文此著書之綱領也闕其文以正告天下萬世而後今日之言可立讀洞宗世次疑問可以知獻徵之略例也已

狀伊和尚語錄序

靈巖狀兄和尚將刻其入院已來法錄而寄書屬一言爲序余報書曰敬復靈巖和尚法兄侍者曉青未足以序兄之法錄願先陳其咫尺之見於兄之前而後可以勉序之也禪林古風遠矣主名山法柄者不可不燭照數計於古今說法之盛衰與古今住持之得失之各有

高雲堂文集卷二

四

其故也夫古今說法之盛衰在達與不達而已達之一字實西天東土諸祖之玉符歷世而不遷者也曹溪已後南岳青原二株並達而燈錄所紀牛頭諸家則不可謂之達也故古無正宗旁出之傳法而有正宗旁出之說法所謂正宗者祖規未改說法之能達者也所謂旁出者說法之不達者也其達與不達必具眼於霄漢之表者能辨之有世視之以爲甚達而識者知去達之甚遠亦有世方以不達爲嫌而識者推解達之指南此其故何也達者如后稷之於五穀夔之於樂譬之於治水則行其所無事譬之於兵法則變化而無方者也此說法之貴達也古今住持之得失在任與不任而已視江

河之日下而漠然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關其心者此之謂不能任以名山爲傳舍而不知今日之住持即名山之千古此之謂不能任但崇高祖道而不切其己躬不知今日之因革損益即祖宗法命之懸絲此之謂不知任任者憂天憫人而無一毫有私之逸豫大公正而無一點附合之紆迴故任則直而不任曲任則明而不任幽任則古而不任今任則遠而不任近也此住持之責任也竊觀兄之說法其有得於古人之達而非世之所謂達者兄之住持有得於古人之任而非世之所謂任者曉青疎陋安能側窺法兄之奧區神臯而序之實未能也作書未發而適遇寶雲月兄月兄見之絕歎曰此可以序也而爲來哲金鏡有益乃敬書其副以爲序知靈囂法兄之不鄙棄於予之言也

雜毒海序

夫佛祖皆不自爲因也使佛祖自爲因者則佛祖有法可說惟佛祖不自爲因故佛佛祖之說法實無法之可說法法自爲說而法從緣起法所以善用其實而主退藏法所以展揚于外而內嚮之忌法所以現在前而不欲其迴翔而後顧法所以委于物而不欲自窟于靈知楞伽之序五法一起於相而上行達於智順紀數往以象地一起於名而下行窮於如如逆紀知來以象天故說法不貴申其如如而貴申其名名者無名之名是

高雲堂文集卷二

五

也飛騰變化以善用其名相而後可以言離相離名故傳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西天東土毒無不足萬象森羅毒不厭多明於毒之說而洞然於古說法之樞機矣得雜毒海舊本爲摹刻行之復就陳其毒之說以爲序

歎堂和尚語錄序

歎堂汾和尚挾複子上靈巖時予在侍寮典記見其弊衣楚音脩然自得絕無近世禪殼子陋習退翁先師心賞之俾居不租寮朝夕勤懇不自廢推拂之下有所證入然性謙抑秘其芒耀不喜以所長病人故人亦莫知其所得也未幾典藏鑰陞掌書記會同門古巖和尚唱

高雲堂文集卷二

六

滅於匡廬之乾明山中緇白咸謂丈室不可久虛專使齋牘至吳門請先師遊主法者以慰羣望先師集羣弟子於廣堂瞬顧一匝語和尚曰汾汝堪此任和尚乃欣然而行自攜餅鉢長揖故山惟知師命尊嚴不計衆緣缺乏一衆錯愕始悟其久蒙記薊今特時至理彰已耳予有詩送之曰下板沈埋苦自持囊錫穎露衆方知但今猛虎馱行橐當有神龍獻住基隨事不妨加損益乘時何必問艱危此回只看山想竹杖芒屨任所之領院三閱月知事有梗化者和尚拂衣徑行或者進曰蓋少貶以順機無致山林岑寂和尚笑曰莊生嘗謂觀德人之容令人意消今劈腹剗心朝夕與之提訓不能少

變其習染自媿德涼未敢學蛇之戀窟宅也識者聞而躡之自是聲望逾高列刹爭致如黃安之赤城竟陵之紫芝京山之桐泉武昌之東巖最後應楚撫張公之請中興洪山寶通禪寺和尚不出戶庭莊嚴畢備顧瞻歎嗟以爲神運前後皆有上堂示眾等語門人住京都胡教楚林睿公編次共若干卷將壽諸梓以廣流布不遠數千里走山中乞一言弁其首子嘉其志而序夙昔之同在師門一段終始以表其脩然自得事皆緣會而興非若屈己從人喪其固有卒被聲利所束縛而爲智人之所深愍者可同日語也昔人有言沙門華言離欲離欲則方寸自虛而萬景畢入入必有所展泄垂慈應物發爲心聲此教之所由興而道之所由立也譬如洪鐘在簾有扣則鳴細挺巨杵判然自別而鐘則初無限約於其間惟赴來機而成其應耳詎非古人虛靈寂妙之言并所謂識取無依佛亦無得者乎輒近說法必有所依墨數行循一模脫出真如畫龍不能行兩讀斯錄者蓋可少悟其脩然自得之言矣

楚林睿禪師語錄序

雪峰問德山曰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雪峰當時如桶底子脫巖頭却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若欲播揚大教直須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方始蓋天蓋地今時人類多不能效古真實悟

南寧文集卷上

七

明真實履踐參學日以深知解日以廣撞著本分衲僧等閒痛與一劄則依然漆桶還盛漆尚未到桶底子脫又安望其逢緣不借觸處皆通夜明簾外擲影翻身荆棘林中闊行大步乎哉諸方三百五百說禪浩浩關倖門鑿徑實詎止咒飼羽養插翅灌爪至有朝踵室庭暮傳衣鉢沿街隊隊走更僕不能悉數咸稱祖師門下客視七破蒲團三遭痛棒者何遲速利鈍相懸之若是耶藉使黃面老子而在定當脫珍著敝別轉機輪執持糞器語令勤作且將從前糞穢狼藉淨盡打疊待渠自鄙先心成就大志方可與語從上家業不然是旃檀與枳刺同焚珍寶共泥沙等賤識者當頓足扼腕而深惜之

南寧文集卷上

八

矣法昌當日要覓箇不會禪底做國師直至今無人應選是不屑趨承是人根下劣予嘗謂學黨曰一大藏教千七百則佛祖的的爲人只消得箇轉字能達此意即是解人若膠柱調絃希賡古曲按圖索駿冀拔良材大非忘言得意者也楚林睿公子法門猶子也骨氣峻增胸襟個儻剖樊籠於中歲頓捨世榮領記荊於洪山遂稱禪將刀塗血海之中飲人以甘露金戈鐵馬之內示人以康莊故得王公大人傾誠歸命接足承顏迎之上都置之高座俾慈雲等覆今佛日重光公固有以致之也門人哀集其自湖南興化至金臺胡教前後四會語錄總若干卷檀越復共捐貲鋟板以廣流通問序於